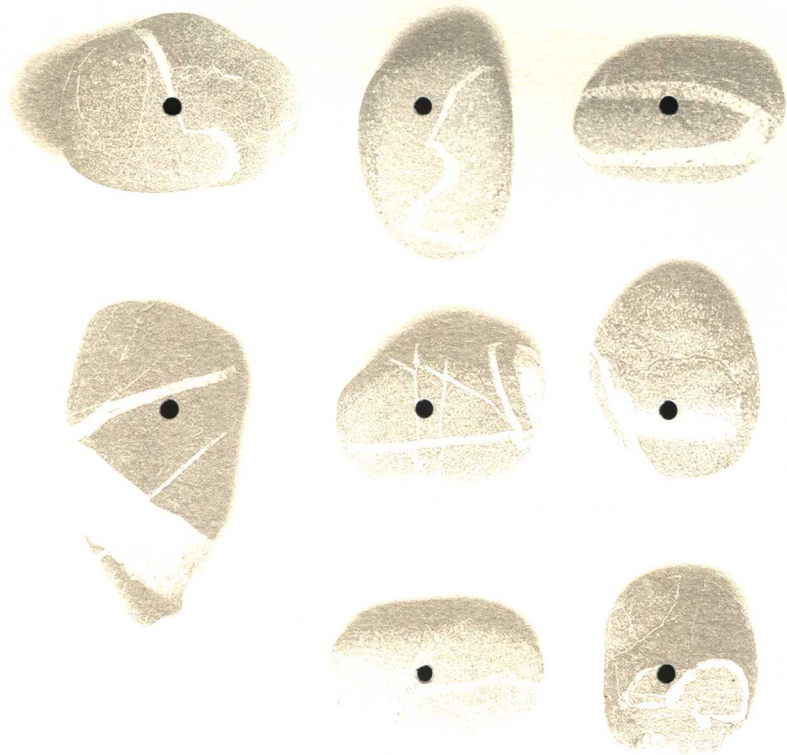


个体言说丛书

少年史

黄金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第一部 个人的地理

河与桥

5

井台

58

农场

67

第二部 饥饿的食粮

农事诗

105

三种作物

159

第三部 拆散的记忆

金蝉记

195

烧砖记

214

求学记

231

●
个
体
言
说
丛
书

少年史

●
黄
金
明
著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史 / 黄金明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3

(个体言说丛书)

ISBN 7-5426-2098-3

I、少...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71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倪为国 吴雅凌

装帧设计 / 许尤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少年史

黄金明 著

出版 /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200031)

<http://www.sanlianc.com>

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http://www.hdsdbook.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次

开本 / 787 X 1092 1/18

字数 / 185 千字

插页 / 2

印张 / 16.25 印张

书号 / ISBN 7-5426-2098-3/I.243

定价 / 28.00 元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第一部 个人的地理

ge ren de di li



河与桥 *he yu qiao*

颜色 I

河流最初留给我的记忆并不是水声，而是它的颜色（除了河水的颜色，还有细沙、鹅卵石和青草的颜色）。其实河水一直在哗哗作响，一条不深的河流只能以无休止的流动来证明它的存在。通常，河水在舒缓地流着，甚至称不上有什么波浪。在一些水深的河湾，河水仿佛注入了时间的洞穴（那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停止了喧哗，它平静得像一面崭新的镜子。清澈的河水从浅浅的河床上流过，然后注入河湾，并没有惊动河流巨大的蓝。只有蜻蜓才在它的表面划出一圈圈涟漪，犹如镜子边缘镶嵌着的黄铜花纹。这是一种不含杂质、深不可测的蓝，它跟水面上倒映的夏日天空保持着同一种纯粹的颜色。我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每当我在喧嚣烦躁中感到身心俱倦的时候，我就回到昔日的记忆之中，跟这条河流交谈并重新获得安宁。

河流在我的心灵流淌而过之前，首先占据了我的视觉。一个婴孩首先是从他所看见的一切认识世界的，他甚至还不懂得聆听。最初，是祖母把我带到河边的，我已经记不清祖母的模样。在我掺杂了冥想的记忆之中，她总是佝偻着身体，她的身影是黑色的。一年四季，她总是穿着自己缝制的麻布衣服，连布料也是她用手摇织布机纺织而成的。祖母背着我在河滩上牧鹅，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我第一次窥见河流并与河流互相凝视。我以为河流在

我看见它的同时也看见了我。二十年后，我在不经意中和母亲谈起了年幼时跟祖母去河滩牧鹅的经历，这让她深感惊讶！我祖母是在1976年去世的，那时我仅有两岁。祖母为了防止我从她的背上掉下来，使用了化州乡村最常用的背带，这种背带是较为柔软的布料缝成的，通常绣着牡丹或秋海棠之类的大红花和“四季平安”之类的字样，还有着精致的花边，它有四条长长的带子，恰好牢牢地束缚着我的四肢。这是非常必要的，我年幼时非常好动。我在小时候整天手舞足蹈，喜欢歌唱和操练拳脚，这跟成年之后的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判若两样。有一次，我看见从地里劳作的母亲汗涔涔地回来了，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竟然要从摇篮里“走”出去，那时我还会走路。我脆软的双腿还不足以承受我身体的重量。结果可想而知，我连人带摇篮一起翻倒在地上，我的额头被门槛磕破了，鲜血汩汩地流出来，我的额头至今仍留着一个月牙形的小伤疤。开始我并没有看清鲜血的颜色，因为血水流入了我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迎接一样东西却受到了迎头痛击。多年过去了，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这跟我日后慢慢变得细腻和敏感并向世界谨慎地缩回我的触角是大有关系的。我在幼年时难以安静下来，肯定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多么新奇，它对我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喜欢歌唱是因为我渴望跟世界对话，我喜欢思考是因为我渴望了解世界的秘密。有时我奢侈地享受着安静，我希望在宁静的微风中下沉并成为这种宁静的一部分。

我感到祖母的背上是人世间最温馨的庇护所，我会慢慢安静下来，我心中缓慢滋长着一种我说不出的情愫，它应和着缓慢流动的水声，无声无息，一刻不停。显然，我忽视了祖母佝偻的脊背，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我只看到一团灰黑的身影在一群白鹅之中笨拙地弯下腰去，弯下腰去，她在河滩上行走着，捡拾着浅水上的河蚬和河蚌，有时还能抓到一两只毛蟹，她只能看见自己的脚趾头和周围的一小片地方。她穿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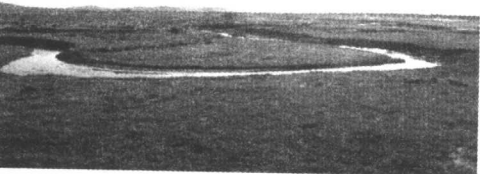


我无数次看见鹅群在河岸上扑打着翅膀并幻想它们把我带到天上去。何异能 摄

双褐色的草鞋，它是由“关草”编织而成的，甚至不能在沙滩上留下完整的脚印。祖母置身于白色鹅群之中的景象，具有一种木刻版画的效果，多年来一直深刻地楔入我的记忆。鹅弯下脖子吃草，跟祖母在河滩上低头捡蚌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但那时我无法理解草芽在鹅嘴中的营养和苦味，那些脆嫩的草叶通过鹅长长的喉咙，并转化为成长和行走的力量。据说家鹅的祖先是雁，鹅也许一直没有放弃过飞翔，我曾无数次看见它们在河岸上扑打着翅膀并幻想它们把我带到天上去。然而，我一次次受到打击，并承受鹅群深刻的沮丧。我的失望乃是十二只鹅失望的总和。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局限和事物之间的相互牵制。也许我过早地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它几乎使我的梦境出现了边界。而梦境应当是多么广阔的啊，一个孩子的梦想就更加神奇和瑰丽！

我无法理解祖母为什么在凌乱的河滩上走来走去并弯下腰身，

她仿佛陷身于一种迷茫中手足无措，显得那样彷徨而无依。有时她抚摸着，不停地说着什么，逗得我哈哈直乐。我能听懂她所说的一切但全已忘记。有时她深深地凝视着我，那是一种长久的沉默，但她掩饰不住心底深处冒出来的叹息。一个老人在荒凉人世中逐渐抛弃歌唱，最终选择沉默。我偎依在祖母的背上惊诧于河水的平静，河岸上的柳树和芦苇为轻风所吹动，河滩上的鹅群因争食而走动，甚至连年迈的祖母也无法停下疲倦的双脚，而河水却能保持光滑的表面和幽深的蓝。我不能说我陷入沉思，一个婴孩还不知道沉思为何物，但我的确卷入了河水的氛围与气息之中。其实，河流并不能保持绝对的停止，至少鱼群会推动它往下游走去，光线也会弄皱它平静的河面。一天早晚两次，祖母背着我在河滩上出现。在黎明，我看见朝阳从水里升起，鲜红的河水带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依稀记得生命中曾经遭遇过这一种刺眼的颜色。太阳在移动，它的速度并不能说太快，我的目光跟随朝阳从河流不知不觉移到了天空。阳光在渐渐加强，我跟太阳的对视让我刻骨铭心。它刺痛了我的眼睛，并让我清晰地看到我跟祖母一起投射在沙滩上的影子。这个影子在沙滩上扭曲、变形，它几乎吞噬了地上的阳光，像一只黑鸟一样贯穿我的所有梦境。一切影子都显得丑陋而邪恶，这可能是人类一切噩梦之肇始。在黄昏，落日缓缓地滑过山冈，滑过



大地上的河湾。通拉嘎 摄

树梢和屋顶，最后沉入河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太阳是河流之子，早上从河流中升起，傍晚回到河流中去。河流是它的屋宇和墓茔。我对此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刻，河流美丽得让人晕眩。彩霞满天，河水一片金黄，河床仿佛铺满了闪光的金子，这是

一大块完整的黄金，它还在晚风中轻轻地晃动，它坚硬的棱角碰撞着湿润而柔软的河岸。在河边淘金的人是有理由的。而在太阳高悬的夏日正午，蔚蓝的天空像一块透明的玻璃倒插在水底，甚至取代了河水，我看到蓝色的天空被放置在两道狭长的河岸之间，偶尔有几朵白云在水中飘浮。水中的太阳跟天上的一样明亮。这样的幻象非常真实，它几乎抹掉了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线。

这一次，河流呈现给我的是浑浊的黄色。那是一种跟我们的皮肤相似的颜色。在雨季，河水涨潮并泛滥，在粤西，雨季就是春天和初秋，从山上、沟壑和溪涧汇流下来的雨水使河流饱满自大，最终变得一片污浊。河水变黄是因为山上的黄土，河流就像一瓶清水那样被一包墨水粉染上了另外的颜色。河流发出阵阵轰鸣并迅速地奔涌向下游，它挟裹着破损的树枝、香蕉树和旧木板诸如此类，泛着白色的泡沫，仿佛一股新的潮流或势力，不由分说地带动那身后的一切。但无论河水如何汹涌和咆哮，它也无法脱离它的河床。世上的河流并不能脱离它的两岸而存在。倘若河水是一头野性未驯的野兽，那么河岸就是一只牢固的铁笼，它限制着河水的流量和速度。然而，所有关在铁笼中的猛兽都会失去野性。只有一次例外，那种浓郁、鲜明的黄色长时间地映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我一想起这条河流，记忆中只留下一片辽阔、汹涌、疯狂的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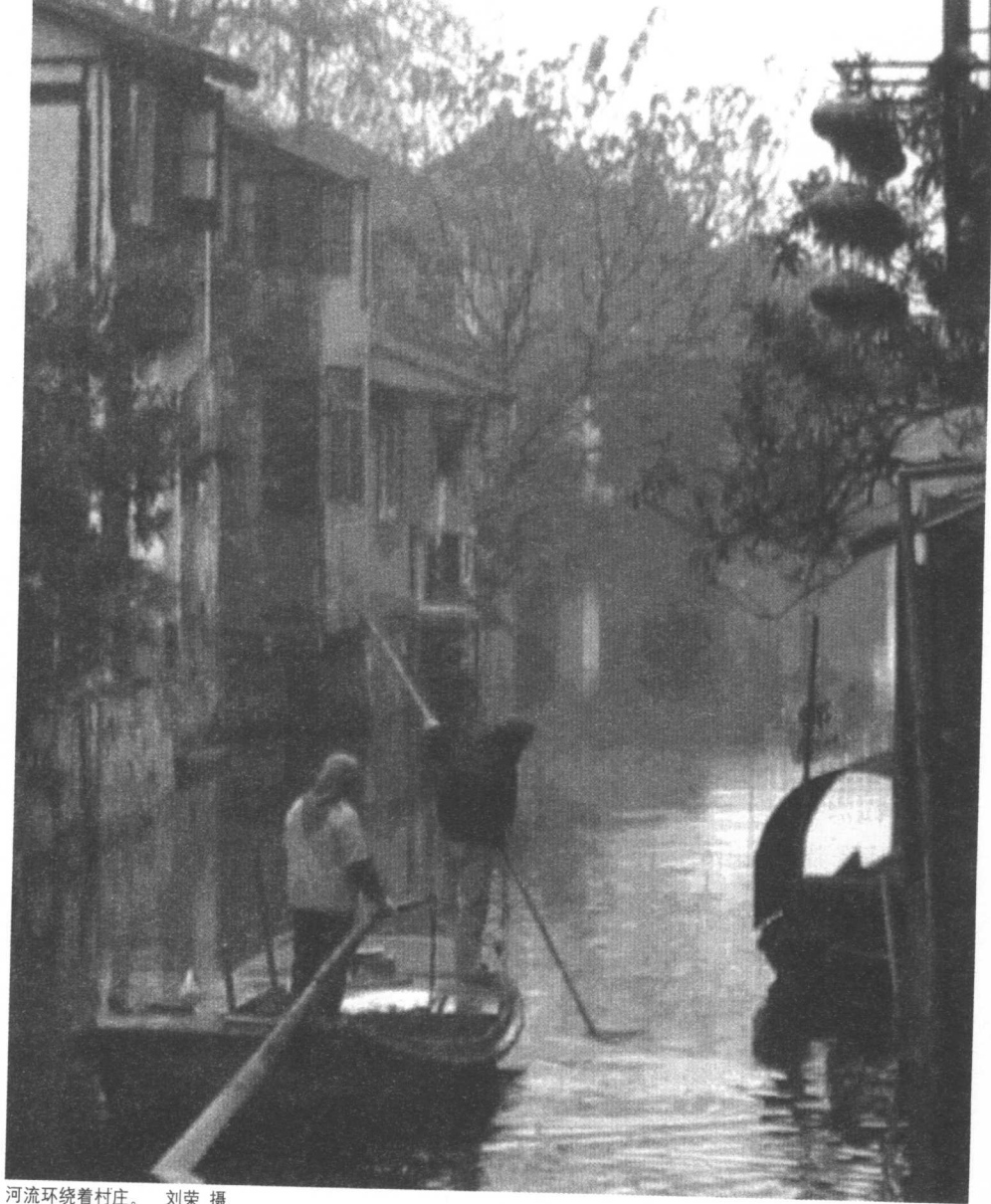
那是1976年，南方一带出现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当时我只有两岁，我无法说清这次洪水带给我的启示，更不会把它跟北方的大地震以及玄奥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我只是清晰而固执地记住了一片苍茫的黄色。据说，这片黄色漫漶过河岸，抹掉了河流两岸稻田的绿色，甚至淹没了村口的池塘，生产队的塘鱼趁机跑了个精光，我家就在村口上，洪水差点漫入我家的门槛。几天后，洪水慢慢退却了，田里的甘蔗被冲得东倒西歪，豆荚桩和丝瓜桩被连根拔起早已不知去向，水稻和蔬菜则被大水冲走了大半……道路和田野一律涂上了滑腻的泥油，河水虽然退去了，但它依然在陆地上留下它的痕迹。莫非这就是河流

的影子？如果不是，它的影子隐藏在何处呢？无论如何，1976年的洪水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想不到一条如此温情脉脉的小河，也会肆虐和暴怒，它似乎要摧毁和卷走一切。它几乎破坏了我对河流的美好记忆。我曾无数次猜想过河流的影子是什么，追寻一切事物的影子成了我童年的爱好。影子让我感到恐惧，只有弄清楚它才能减轻我内心的恐惧。我试图了解影子的秘密。后来，我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事物之所以会有影子乃是因为太阳或灯盏的照耀。但我无法找到河流的影子。清澈的水面映照着天空、云朵和鸟群的影子，甚至发光的太阳和圆月，但它的影子隐匿在何处呢？河流具有镜子的平面和性质，但它是流动着的，流动着的事物不会被打碎，这正是它迥异于镜子的地方。我不知道镜子是照不见自己的。后来，我错以为水中的鱼就是河流的影子。鱼群在水中游动，它们长着黛青色的脊背和雪白的肚皮，它们在水中仿佛利刃一样击刺，有时又突然像铅块一样沉入水底。当又一个夜晚降临的时候，我终于放弃了探寻事物影子的努力，黑夜抹掉了一切事物及其影子之间的界限，它使一切事物蒙上了黑色的面纱。我不否认黑夜对我的打击，我的悲伤总是伴随着黑夜降临。黑夜概括并抽象了一切事物的阴影。黑夜是如此的广阔而坚固，使人类的烛火始终被覆盖于它的巨翅之下。但黑夜也使事物露出另一个侧面的真相，它暴露了一切它所想掩饰的。譬如星辰、灯盏和萤火虫。白天所不能闪烁的，终于在黑暗中露出了它的脸庞。我在黑夜中了解到河流的另一个侧面，在夏日的星空下，河流怀抱着满天星斗，它在黑暗中露出白光，仿佛是星星使它全身发亮。而星星一直在下沉，最终要沉入银河系的深处，曙光初露，只有启明星才会坚持到天亮，其他的星星都会在黎明中退隐、消逝。

清洁

这条河流自西向东呈半圆形环绕着村庄流过，它是如此的细小，以至于没有名字。我说不清沿岸分布着多少条村庄，但一直到在下游汇入罗江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农民是不善于命名的，他们甚至连亲生儿女也懒得起名，一律以“虾仔”和“阿女”名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把这条河称为“江”。江是一切大河的统称，这跟珠江三角洲称河流为“海”一样，未免言过其实。这足以看出人们对这条河流的重视。河流哺育着两岸的村庄。人们饮用并浇灌。河流的重要性源于人类自身的焦渴。经常有劳作归来的农夫把家具往河岸上一丢，搓洗一下沾着泥巴的双手，捧起一掬水送入口中。河水是清甜的。他们喝得如此贪婪，他们不停地喝着河水，仿佛要把河水喝光才能彻底解除那惊人的焦渴！一切事物都因尘土而需要洗濯。从早到晚，河中经常可以见到洗濯的景象。人们在清洗着那必须清洗的一切！清晨，农妇从洗衣服开始一天冗长而繁琐的工作。她们在青石板砌成的洗衣台上搓洗着衣服，她们要洗去衣服上的污垢，这些污垢由人世的风尘和身上的汗渍交织而成，它凝聚着人们在途中跋涉的疲惫、艰辛和苦涩！孩子们洗着青草，母亲们洗着白菜。青草是供给牛羊的食粮，蔬菜乃是村庄一年四季最主要的菜肴。人们的索求跟牛羊一样单纯，然而青草和蔬菜给人与牲畜带来了相似的鲜美滋味。

母亲在把蔬菜放入油锅之前会剥去发黄的菜叶，牛羊在吃草时也会吐出草根上的泥巴。这是一种温和而固执的拒绝。正是在这种拒绝之中显示了卑微者渴求清洁的神性。这尘土中来的一切沾着尘土，最后仍要复归于尘土。泥土并不是肮脏的，泥土是万物的泉源，它在静默中孕育着果实，它在相反的方向上接近了清洁和纯净。但童年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我苦



河流环绕着村庄。 刘荣 摄

恼于身上源源不断的泥垢，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它们生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也许，万物都是大地之子，甚至连人也概莫能外。尘土带着人们来到世间的种种记忆。每一种记忆都跟尘土有关。尘土乃是一切回家的道路。幸好

有河流供我们施洗，并得以保持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清洁。河水是那么清澈，它宛若刀片刮掉了我心灵的尘土。正是身上那源源不断涌出的泥垢，使人们一次次听见河流的召唤。在暮色降临的夜晚，人们安静地沐浴在河水中。河水在静静地流逝，人们像大鱼一样厌倦于游动。我无数次在河中沐浴，那种坐在河上的感觉让人永生难忘。河流的重要性乃在于捍卫了人间的清洁。在人的一生中，保持清洁是重要的。多少年过去，昔日的河流仍在我的记忆中缓慢地流淌，并在我的梦境中溅出了水声。

孤独 ■

河边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植物，它们生存在封闭的乡村方言之中，除了极少数的几样，我无法用普通话说出它们的名字。“关草”是最常见的一种，它们扎根于水中，“关草”头像葱头一样雪白，它们在浅水上伸出碧绿的叶子，又细又长，极其柔软而富有韧性，用小刀把它切断，可以看到其呈三角形的横断面。我们睡的席子大多是由“关草”编织而成的，这种席子比竹席尤为柔软清凉。我之所以要提到“关草”，是因为它跟一次带有血腥的记忆有关。

在某一个秋夜，我在半梦半醒之中依稀听到了一种类似河水流动的声音。水声越来越大，我可能梦见了1976年的那次大水，肯定还在一场噩梦中发出了骇人的惊叫。因为我把父亲惊醒了。我终于苏醒过来，我看见父亲在油灯中惊惶的脸，然后我舔到了一股难闻的腥甜。我流鼻血了！父亲赶紧用双手捂住我耳朵两旁的动脉，并使我努力地仰起脸庞，但鼻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抑止，我听见它滴在地上的声响。父亲用瓜瓢盛一勺水泼洒在泥墙上，叫我贴近泥墙使劲地嗅。一股泥土温热的气味钻入我的鼻孔，舒服之至，但墙上的水渍很快就

干了。墙上仿佛有一张焦渴的嘴在啜饮这些水。父亲又迅速泼了一勺水。寂静的秋夜，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一个孩子贴近一面土墙，拼命汲取着大地神秘的力量。我很快就止住了鼻血。童年时，我经常在睡着时流鼻血，这个毛病困扰了我好几年。父亲四处寻找使我根治流鼻血的办法，譬如往鼻孔塞揉碎的番薯叶，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说起来犹如幻术，父亲用小绳子系着我左手的食指，然后让我有节奏地抖动。所有的办法几乎都在我身上用过了。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偏方之中，用“关草”头煲塘虱鱼让我吃掉是最让人受用的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并不能使我痊愈。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学起中医来的。后来，他终于依靠神奇的中草药彻底根除我的毛病。多年之后，我总忘不了梦境中的那一片水声。尽管我知道，那只不过是一次流血事件。

河流并不宽阔，但小船及竹排并非毫无必要。人们借助舟楫在河面上行走，船上往往装载着稻穗和蔬菜诸如此类。我家没有木船，我用三只煮熟的番薯向小伙伴换取一次划船的权利，但我用尽了力气，木船仍在江心打转，我无法真正驾驭它。木船也是一种机械，尽管它是如此简单，但也需要深谙其中的奥秘。我想，那由木板、铁钉和黑漆构成的船底肯定跟光滑的水面存在着一种玄妙的联系，而木桨跟水面的接触无疑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我说不出这种联系。木桨在向后划去，而小船却向前驶去。更大的神秘是从河水的神秘中开始的，一只小木船使单调的河面焕发出无穷的诗意。在这次划船失败之后，我



木桨往后划，船却向前驶去。 刘荣 摄

对世界的奥秘产生了兴趣。竹排跟木船是相似的一种水上工具，但它在故乡的河流上似乎更为轻捷，我经常看到携鸬鹚捕鱼的老人坐在竹排的前头，撑竿竹横放在竹排的中央。老人（与鸬鹚）就这样漂泊在水上。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捕鱼过程。那个由竹篾编成的圆形鱼篓掩着盖子，上面沾着一些银色的鱼鳞。老人坐在竹排上，叼着烟斗，他



鸬鹚耷拉着翅膀，歪斜着脖子，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无限孤独。刘荣摄

仿佛仰望着天空，又似对一切视而不见。他像一尊雕像那样静穆，只有他唇边的烟雾在飘动、四散。而竹排前头的几只鸬鹚仿佛生铁铸成的，它们耷拉着潮湿的翅膀，歪斜着黑色的脖子，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无限孤独。

我看见了鸬鹚的孤独，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孤独缘何而生。我看见了老人的孤独，他脸上的皱纹仿佛重叠着无数个横写的“川”字。我看见了河流的孤独。当我沉浸在清凉的水中时，我只看到自己。只有当我从河流中抽身而出时，我才能看清它的模样。它那仿佛千篇一律的波浪，其实每一朵都各不相同；它那有着难以描述的复杂形状的河岸，甚至河底接近沉默的河蚌，这就是它的面影、表情以及全部。我不知河水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